

李异“大悬疑”小说

大视野·大主题·大情节

731 谜 咒

一个奇怪的来电 一句神秘的咒语 揭开尘封的历史
扑朔迷离的“二战”谜团 阴森的情感深渊
危险接踵而至 死亡步步紧逼 战争与和平
年轻的旅日中国留学生不知死期 细菌部队的终极
勇敢探寻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的终极

李异 著

東方出版社

731 謎 咒

李异
著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寒 山 孙 涵

版式设计:卢永勤

责任校对:吕 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731 谜咒/李异著. -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06. 12

ISBN 7-5060-2685-6

I. 7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7203 号

731 谜咒

731 MIZHOU

李 异 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24.5

字数:388 千字 印数:0,001-8,000 册

ISBN 7-5060-2685-6 定价:28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序 幕

1942年12月15日清晨，缅北野人山。

一场丛林恶战刚刚结束，热带雨林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，晨雾与硝烟把整个雨林笼罩得一片迷蒙。

日本陆军少佐冈本洋野指挥部下清理战场，这次不期而遇的战斗让他的中队损失很惨重。他一连喝了几口随身带着的清酒，才使紧张的神经缓和过来。中国军队的顽强让他感到害怕，但在这迷宫一般的丛林里，随时随地都要准备打这种恐怖的遭遇战。除了中国军队，森林里还有可怕的自然敌人——瘴气、猛兽、食人巨蟒、毒蛇和成群的蚂蟥等等，一切都让人胆战心惊，每天都有士兵在他眼皮底下死去。

这就是战争！冈本看着眼前排成一系列的五六具年轻士兵的尸体，喝着酒麻痹自己的神经。

这时，他听到了头顶的轰鸣，抬头看去，赫然发现一架双翼螺旋桨飞机冒着黑烟，摇晃着往他这边直冲过来。

“快卧倒！”冈本大叫道，所有的日本兵都抱住了头趴在地上。

那架飞机哗啦啦的从树梢掠过，轰隆一声巨响，撞入了丛林中。冈本惊魂未定地站了起来，看到飞机坠毁的那片林子升起滚滚浓烟。

——这是架不明飞机，机身上没有任何标志。

“你，你，跟我去看看。”冈本指定两名军曹。

他们抽出军刀，在丛林里砍开一条路，朝坠机处靠近。冈本慢慢接近飞机残骸，他皱起了眉头：眼前一片狼藉，机身断成两截，地上到处散落着机械部件，机上的三名人员已经摔得血肉模糊，看样子是欧洲人。

——这三个人是谁？

“报告少佐，发现一只奇怪的密封铁盒。”一名军曹喊道，从机身残骸里挖出一件黑糊糊的铁盒。

冈本从军曹的手中接过铁盒，试着打开它，却怎么也打不开。

——里面到底有什么呢？直觉告诉他，这肯定不是一只普通的盒子。

“立即向司令部报告！”冈本命令道。

六十三年后……

1

危险来得如此之快！

这是在东京西新宿一幢二十九层高楼的楼顶。深夜，23点17分。

当八十六岁的老人渡边悠司跌跌撞撞从电梯里逃出来时，东京湾上吹过来的一股强风几乎让他睁不开眼睛。

风暴就要来临了！

渡边悠司抓住楼顶的护栏，跪倒在地上。他已经没有力气再跑了，心脏因为剧烈的运动，此刻就像要炸裂一般。

——是他！一定是他出卖了我！

渡边悠司后悔不该来见那个人，但现在已容不得他多想，因为他看到电梯楼层指示器上的数字正在无声无息地上升，他们就要到顶层了！渡边悠司吃力地撑起身子，在强风里拖动羸弱的身躯，向楼顶的另一边爬去。他感到很痛苦，不仅是因为剧痛的心脏，更重要的是因为自己的疏忽，把老友们都推到了死亡边缘。他知道，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了，强大到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。现在已经没有人是安全的，还有谁？还有谁可以依靠？他的眼前晃过一个人影，对，还有这个人！我怎么会忘了他？渡边悠司像抓住救命稻草，颤抖着从怀里掏出手机。

电梯门刷的打开，几个黑衣人从电梯里鱼贯而出。

渡边悠司额头上的汗流过眉弓，滴在睫毛上，眼前开始变得模糊。他赶紧按下号码。

快接啊！拜托！他在心里嘶喊。

“在那儿！”有人发现了他。

当他们跑到他面前时，渡边悠司刚好把手机从耳边放下，表情已经变得平和。

“老家伙，刚才你给谁打电话？”一个冰冷的声音在风中响着。

渡边悠司淡淡地笑了笑，举起手机。当几个黑衣人想抢夺这只手机时，渡边悠司把手一松，手机跌下了高楼，在黑暗里消逝得无影无踪。

“八嘎！”那个冰冷的声音有些恼怒。

渡边悠司的下腹重重挨了一拳，他立刻像一条蚯蚓般蜷曲起身子，疼痛让他几乎窒息。

“说，‘种子’在哪里？”那个人傲慢地说。

渡边悠司从剧痛中缓过来，抬头对着团团围着的黑影冷笑：“这么多年，欺负一个老人家，你们不觉得丢人吗？”

“老家伙，你是不是把秘密告诉了别人？石井将军阁下的训诫，你不至于全忘光了吧？”

——石井将军？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听到从别人嘴里说出这个名号了。渡边悠司苦笑着，坐起了身子，靠在护栏上。

“石井？你们这些小家伙，连他的面都没见过，还谈什么石井将军的训诫，真是笑话！”渡边悠司呵呵笑了起来，但疼痛又让他咳嗽不止。

“你竟敢笑话我们？！”围在四周的黑衣人愤怒了，但为首的神秘人轻咳了一下，那些人全像拔掉电源的喇叭，变得异常沉默。

“对于‘魂’来说，石井追杀令仍然有效！不过，只要你说出种子的下落，我们就可以放过你。你难道不想安度晚年吗？”神秘人对渡边的嘲笑似乎毫不介意，仍不紧不慢地说。

风越来越大了，天空不时划过闪电。

“好，我答应你。”渡边悠司说道，把手伸进了怀里。

他摸到了一只小瓶子，这只小瓶子他已经秘藏了六十年。此刻，它是那样沉重，就像装载着那段令他难以释怀的痛苦记忆。也许，六十年前，他就该用它了。他打开了瓶盖，迅速地喝下了里面的东西。

“老家伙！你想干什么？”那些黑衣人想阻止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

“作为石井的……追随者，你应该认得……这个瓶子吧……”渡边悠司

把空瓶子举向虚空，面色发红，呼吸急促，接着四肢抽搐起来。

“是氰化物……”有人叫道。但渡边悠司已经听不到了，他的灵魂飘回到了遥远的异国，那儿，有美丽的冰雪，大得出奇的落日。然而同时，耳畔又仿佛响起了无数凄厉的惨叫声，这些冤魂的呼号把这片纯白世界染成了血红色。

“青青……对不起……我终于能……向你……谢罪了……”他呢喃地说，但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。

那只滚落在地的褐色小玻璃瓶被一只缺了小指的手捡起。

“立刻找出他最后联系的那个人！”残指人盯着瓶子，用低沉的嗓音命令道。

“嗨！”那些黑衣人全都肃然立正。

2

雨越下越凶了。

东京大学医学部的中国留学生韩奇从收银台后探出身子，目光透过 24 小时便利店的玻璃门，停在黑漆漆的街道上。

街上没有一个行人，偶尔有出租车急驰而过，在玻璃门上晃出虚幻的黄色光芒。车子溅起积水的刷刷声在大雨中来得特别清脆，然而这声响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风雨掩盖，车灯的光芒也随之消失。瞬间，整个大都市又仿佛沉入黑暗的幻灭中。

好大的雨！韩奇皱了皱眉。

来日本有好几年了，韩奇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大的暴雨。

他有些心神不宁，在异国的雨夜，特别容易思念远方的亲人。他的家乡在浙江宁波，虽然跟日本只是一海之隔，但韩奇觉得，故乡离他却遥远得如同梦一样。不知道爸爸、妈妈，还有最疼他的外公，此时都在做什么？也许已经睡觉了吧！外公腿脚不好，应该趁天晴的时候多到外边活

动活动。

“下那么大的雨，你还是早点回去吧！”阿部老太太在货架后面说道。

“啊，实在对不起，刚才想到一些事，不知不觉就出了神。”韩奇连忙道歉。

阿部老太太是这家便利店的老板，她是个寡妇，为人却非常和蔼可亲。韩奇最敬佩的是她作为日本女性的坚强——丈夫死后，她独自撑起这家店。她让韩奇想起了日本电视剧《阿信》里那个为生活和家园拼搏的顽强女子。

和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一样，韩奇必须靠勤工俭学才能完成学业。他十分珍惜在阿部老太太店里打工的机会，对中国留学生来说，这是一份难得的轻松体面的工作。在东京打工远没有原先想的那么容易。法务省的人管局对留学生打工做了严格规定，非但要取得“资格外活动许可”^①，还对打工时间和范围做了限制。当然，为了生存，很多学生不得不偷偷超出这个规定。

刚来日本时，情况还要糟糕，“学生中心”介绍的几份工作都失败了，韩奇只有在报纸上寻找工作。几天打了上百个电话，虽然他并没有感到对方有歧视中国人的意思，但大部分用人单位一听说是中国留学生，就十分客气地婉拒了。唯一一次让韩奇生气的是，当他刚开始自我介绍，对方竟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，丢下一句“我们不要中国人”就挂断了电话，而且特别加重了“中国”两个字的语气，显得十分轻蔑，韩奇真想在那个家伙的鼻子上重重打一拳。

“韩奇君，不要气馁，一定能有办法的。”学长奥野任太郎总是这样安慰他。奥野是他在日本结交的第一个好友，他那充满阳光的笑容让韩奇对日本男人的许多成见一扫而光。自从和奥野认识后，韩奇总能感觉到他的照顾，包括来阿部老太太的店里工作，也是奥野积极帮忙的结果。能在日本认识这样的朋友，韩奇认为是件很幸运的事。

“有什么心事吗？”阿部老太太一边整理货架一边问。

^① 资格外活动许可：日本关于外国人活动资格的一项规定。外国人可以在暂住资格规定的活动范围内活动，但是如果进行属于其他暂住资格的活动，即开展有收入的事业，进行可获得报酬的活动，必须事先获得入境管理局的许可。

“心事？没有啊！阿部太太，今晚的雨真的好大啊！”韩奇又看了看外边，把话题往天气上扯。

阿部老太太慈爱地说：“你们这些孩子，大老远的到这里来，肯定是想家了吧？”

韩奇笑了笑，说起想家，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想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他越来越怀念妈妈做的可口饭菜。大学餐厅的料理口味清淡，他至今仍不太适应。

可是今晚，似乎还有什么东西牵动着他，让他烦躁不安，不能专心工作，总往别的事上想。

——是因为这场暴风雨？还是下午的生化课有个疑点没看懂？或是——那个莫名其妙的电话？！

一想起这个怪异的手机来电，韩奇的心头便有一种不祥之兆。

3

电话是半小时前接到的，按下接听键，韩奇并没有听到熟悉的“莫西莫西”，而是短暂而粗重的喘息声，接着就传来一句很奇怪的话——“黄猴子，白猴子，那妈哈，撒门它，八就拉呢，汉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电话就断了。这句话说得很急，似乎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它全说出来，但又好像并没有说完——是被什么打断了？

现在有人喜欢玩变音游戏，利用电话变音装置，把小孩的声音变成老人，把男人的声音变成女人，借以捉弄别人。也许，对方只是开玩笑吧，那就大可不必理会了。韩奇心想。

电话挂断的十分钟后，就下起了暴雨。

尽管努力不去想它，韩奇还是越来越觉得这个电话不一般，耳边总是回响着那个苍老的声音——“黄猴子，白猴子，那妈哈，撒门它，八就拉呢，汉……”

——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对方的语气里透着紧张和恐惧，却说着这种不着边际的话，真是奇怪。

韩奇翻开手机的来电记录，跳出一个陌生的号码，他确信不认识对方。如果是对方恶意作弄自己，一定会设置号码保密，这样子留下来电的线索，也未免太蠢了。

帮助阿部太太结好一天的账，韩奇下班了。此时风雨小了点，老太太借给韩奇一把伞，一再嘱咐他路上小心。日本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没什么不同，都是那样慈祥可亲。

跟阿部太太告别后，韩奇准备回学生寮。出了道口，一辆出租车在他前面放慢了速度。在日本，司机是不允许摇窗拉客人的，但这个司机的意图很明显。韩奇愣了一下，终于没去理他。其实他也很希望搭乘出租车，在午夜的风雨中走路是件很可怕的事。但一想起高达660日元的昂贵起步价和自己瘪瘪的口袋，他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司机嘀咕了一声，把车子飞快地开走了，大概也在哀叹兜不着生意吧。

韩奇撑着伞在黑黝黝的街上走着，他的心就像风雨般飘荡不安。

还是因为那个电话！老人的语气让韩奇感到很不安。假如真的是老人打过来的，他遇到了什么事？特别是刚开始的那几声喘息，似乎充满绝望，听得他心底发毛。

韩奇越发觉得不对劲。他躲入一家商店的屋檐下，取出手机回拨那个号码，可传来对方已关机的讯号声。

——难道真发生什么事了？该不该报警？他皱起了眉头。

怎样开口向警方说呢？因为接到一个近似恶作剧的莫名其妙的电话，所以怀疑发生了罪案？怎么说都觉得有些牵强。

对了！韩奇一拍自己的脑袋，也许这个电话是打给奥野的。

这只手机是奥野任太郎一星期前送给他的。虽然手机在东京很便宜，如果对机型要求不高，更多是免费赠一体机的，但奥野送给他的却是最新款的卡式手机，功能齐全，外观很特别，像只枇杷甲虫，连手机号都申请了。

“反正这个号也没用了！账户里还有三万日元的话费，韩奇君就不用去购买新号了，将就着用吧。”奥野说。

虽然韩奇过意不去，但日本人互赠礼物是很平常的事，如果一再推辞，就显得对主人不敬了。盛情难却，他便收下了这个礼物。

跟奥野通话的结果令韩奇失望,奥野根本不认识这个来电号码,印象中也并没有跟这样一个老人打过交道。

“韩奇君,不要想太多了!真的发生什么事,再向警方提供线索也不迟。在东京可不能随随便便就报警的哟!”奥野打了个呵欠说。

学长的话多少有点道理,如果报了警,今晚没得睡了不说,万一调查发现只是件无关犯罪的事,那就难免受警察的一顿训,加上自己又是外国人,最好还是不要惹上这种麻烦了。

韩奇刚想把那句奇怪的话复述给奥野听,奥野却说等明天再告诉他。为一个毫无来由的电话在深夜打扰别人的睡眠,韩奇也觉得十分过意不去。

——还是过了今晚再说吧!

这样想着,他心里安定了很多。此时雨更小了,韩奇撑开伞,继续朝公寓快步走去。但老人的那句话仍不时像幽灵一样闪现在耳边——“黄猴子,白猴子,那妈哈,撒门它,八就拉呢,汉……”

走在清寂的小街上,韩奇口中喃喃念着,忽然觉得浑身发冷,禁不住打了个喷嚏。

4

奥野任太郎住在两层和式房屋里。几年前,他的父母双双在美国的“9·11”恐怖事件中遇难,留下他和妹妹美枝子相依为命。今年美枝子考入北海道大学,这房子就他一个人住了。奥野打算向他的中国朋友韩奇发出邀请,邀他过来一起住,也好有个伴。

此刻天有些蒙蒙亮了,从阳台外透入青蓝色的光,投在门内的帘子上,显出一个大银幕般的方格。而屋内,仍是黑漆漆的。

迷迷糊糊间,奥野听到外边有异常的响动。

他睁开眼睛,头有点疼。接听韩奇的电话后,他就一直睡不安稳,总做些乱七八糟的怪梦,这响动让他很快清醒过来。

不会是小偷吧？奥野警觉起来。他轻手轻脚地从榻榻米上爬起，顺手操起靠在墙角的一根棒球棍。

晨光迷蒙，阳台的门微开着，帘子在轻风的吹拂下微微晃动。

——真的有人进来过？！

奥野握紧了棒球棍，手心里渗满了汗。突然，他似乎看到有个人影在帘子后边晃过。

是谁？他一步一步靠近阳台，左手小心地伸向门把手，右手把棒球棍举过肩，做好了袭击的准备。

那个人似乎又在动了！

奥野鼓起勇气，大喝一声，拉开了阳台的门。

可阳台上并没有人，只有他昨天晾晒的牛仔裤在随风晃动，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——刚才看到的那个人影不过是自己产生的错觉。奥野不禁哑然苦笑。

昨天下这么大的雨，竟忘了去收晾晒的衣物，也许这几天真的累过头了。要是妈妈在，她肯定又要唠叨，妈妈总是说，只有死人的衣物才在屋外过夜。

一想到这，奥野心里就有一种不好的感觉，这个传统观念十分令人恐惧。

但更大的疑问让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不安——阳台的门为什么开着？也是昨晚自己忘记关了吗？他记得，是亲手关上的啊！

顿时，屋内的气氛重新凝重起来。奥野惊恐地发觉，有一个可怕的黑影从背后缓缓压了过来。

他赫然回首，可是已经迟了。

5

热海。

这是幢依山面海的别墅，从别墅中一眼望去，烟波浩渺的相模湾如同一幅变幻着色彩的水彩画展现在眼前。别墅的后花园有一池富含矿物质的天然温泉，环抱后花园的，则是繁茂的伊豆山森林。在这里，每时每刻都可以呼吸到氧离子含量相当高的新鲜空气，可算是全日本最好的天然疗养院了。

尽管昨晚的风雨很大，可今早那轮红日仍像往日一样，从相模湾的海平线升腾而起，天地间被染上一片紫色。

别墅的一间书房内，白壁上错落有致地挂着几幅日本书法作品和中国水墨山水画，桌案后摆着古色的刀架，上面错落地架着两把不同规格的日本武士刀。一个身穿和服的老人面对铺在案上的宣纸，手执毛笔端坐，凝神静气，似乎为下笔而聚势。

“老爷，伊藤先生回来了。”书房门外，一个年轻侍女细声细语地通报。

“让他上来吧！”老人交代她。

过了半分钟，和室的门被推开，进来一个穿着黑西服的精干中年人。

和服老人一直在等着伊藤铁男，此时却不露声色，仿佛对眼前这个男人视而不见。

“会长阁下，‘种子’有线索了！”那个名叫铁男的中年人恭敬地鞠躬。

老人的眉毛微微动了动，但很快恢复了正常。

“很好，下一步，你知道该怎么办。”他缓缓说道。

“嗨，一定不会让阁下失望！”伊藤铁男又鞠了一躬，小心地退了出去。对他来说，这个年近九十的老人似乎仍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权威。

和室里恢复了安静，老人轻咳了一声，盯着宣纸，突然落笔，游龙走凤。不一会儿，宣纸上出现了一个苍劲有力的草体字——魂！

他凝视良久，放下笔，站起来面对大海沉思。

“种子”果然还没在世上消失，为了它，他已经等候了六十年。现在，它终于重新出现了！

在紫色霞光的映衬下，宣纸上未干的黑色墨迹透着一种绛红色，那个巨大的“魂”字恍如一摊浓厚的血。

6

韩奇一早醒来就特别关注新闻,但电视和报纸上都没有任何有关昨晚发生恶性案件的消息。

——看来真是自己多虑了。

匆匆忙忙吃完早餐,他赶往大学。街上的人流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,都在涌向 JR 车站^①或地铁站,似乎昨晚的风雨对他们没有造成任何影响。又是一个普通而喧闹的早晨。

上午的课完毕后,学校就放假了。接下来,该利用暑期多兼几份活赚点钱。韩奇计划着,基本上把昨晚的那个怪电话忘得一干二净了,直到在大学餐厅吃午饭时,才想起一直没跟奥野联系。

他拨通奥野的手机,可是没人接听。这家伙在忙什么?为什么连手机都不接了?韩奇困惑地又拨了几次,但每次都是无人接听。

还是去找他吧!韩奇打定主意,吃完午饭就去奥野就读的工学部。

工学部位于东京大学的北部,医学部则靠近南边。经过校园中央的三四郎池附近时,韩奇碰到了奥野的同部好友桥居雄治。

“奥野吗?他今天没过来啊!”桥居对韩奇说。

“没来?你知道他在哪儿吗?”

“不知道,真奇怪,这不是奥野的一贯作风,他从来不会无故翘课的。”桥居摇了摇头。

问过奥野的其他几个好友,回答也都跟桥居一样。韩奇又打了他家的电话,同样无人接听。

奥野会去哪里呢?韩奇悻悻地踱回医学部,心里却有些七上八下。会不会跟昨晚的那个怪电话有关?一回想起那个电话,韩奇的背后就发

① JR 车站:日本国铁车站,国铁全称日本国有铁道会社。

凉——那绝望的喘息声，只要听过一遍，就会永远记住。

奥野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韩奇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惧，撒腿朝东大附属医院方向跑去，钻上出租车。车子绕过葱绿的上野公园，径直奔向奥野居住的上野六丁目。

上野是东京的老住宅区，尽管韩奇来过一次，但对这里的地形还是迷迷糊糊，在错综复杂迷宫般的住宅群里找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找到奥野的家。

“有人在吗？奥野！奥野君！”韩奇按了门铃，又拍着门。

还是一片寂静。他去按隔壁邻居的门铃求助，也没有人应答。

怎么办？韩奇绕到屋后，看到二楼的阳台上晾着一条泛蓝牛仔裤，令他吃惊的是，阳台上的门开着，帘子随风飘荡。

奥野在家？韩奇的眼前闪过奥野在卧室里昏迷不醒的场景，心里一颤，便顾不得什么了，顺着墙上的水管爬上了阳台。

卧室里没有人，榻榻米上胡乱堆着一条被子，似乎主人刚刚起床还没来得及整理。但韩奇查看了楼上楼下所有的房间，并没有发现奥野。

——奥野到底遇到什么急事，连房间都来不及整理就出去了？

韩奇回到楼上的卧室，百思不得其解。这时，他的注意力被扔在榻榻米上的棒球棍吸引了。日本的男孩子都很喜欢打棒球，奥野也不例外。他多次邀请韩奇一起去室内棒球馆锻炼，韩奇都推辞了。他对这种运动不感兴趣，况且，他的时间太紧，所有的课余时间都花在学习和打工挣钱上，根本没有闲情逸致玩体育。

在奥野的卧室里发现棒球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，眼前这支棒球棍本身也并没有奇怪的地方。但引起韩奇注意的是，它摆放的位置不对——它横在榻榻米上，像是被人随意扔着。这里是从阳台到卧室玄关的必经之路，谁都不会刻意把棒球棍摆在这儿的。

——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奥野曾拿起过棒球棍，后来因为某种原因，又扔在了地上，然后仓促离开了家？可他为什么要在卧室里使用棒球棍？奥野是棒球老手，根本用不着像入门者那样，在房间里独自练习挥棒姿势。

——这支棒球棍很可能是用来自卫的，也就是说，奥野遇到了危险！如此，他的仓促离开就有合理的解释了。

韩奇的额上渗出了冷汗，事情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。

——可现在奥野在哪儿呢？

为了好友的安全，韩奇决定打电话报警，当他刚取出手机时，就像心灵感应似的，手机突然响了。

是奥野打来的！

7

进入蓝骑士生物制药公司见习，曾经是千叶大学生化系四年级女生栗原舞的梦想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转眼间，这个美梦竟变成了一连串噩梦的开始。

栗原舞是个活泼开朗的姑娘，就像一只刚刚学会奔跑的小鹿，对周围的一切充满永不满足的好奇心。

事情还得从栗原舞去检验部催要一份报告书说起。

每次到检验部，栗原舞总会对那里新式的仪器设备产生莫大的好奇。

“原相前辈，请问，这个是做什么用的？”栗原舞摆弄着一只外观奇特的玻璃瓶，把它拿到眼前，透过玻璃瓶去看忙碌的检验部职员原相本川。

“真的好奇怪呀，原来瓶子里的原相前辈是这样子的哦。”栗原舞喃喃自语，通过怪瓶子的折射，原相的头变成了两个，而身子却连在一起，看上去十分滑稽。她却不知道，从瓶子的另一边看去，自己美丽的大眼睛变形成了可怕的双瞳牛眼。

“喂，你在干什么？”原相转过身看到栗原舞，大惊失色，一把夺过瓶子，生气地嚷道：“笨蛋！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？瓶子里的气体只要漏出一点点，你就永远变成瞎子了！学校的老师难道没教过你，检验室里的器皿不能随便乱动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！”栗原舞调皮地吐了吐舌头，冲着原相深深鞠了一躬。

“算了算了，下不为例！你是来拿田部的检验报告吗？”原相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